

春
在
堂
隨
筆

春在堂隨筆七

德清俞樾

王琦字文璉錢唐人明永樂甲午領鄉薦會試中乙榜授汝州儒學正擢河南道監察御史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改四川致仕而歸清介絕俗竟以饑寒死項麟字文祥以正統丁卯領鄉薦官至工部郎中以病乞休居家清苦無兼日之積與王公並以清節著杭城褚家堂故有褚僕射祠祀唐右僕射褚遂良正德中巡按唐公儀鳳附祀王項二公於褚祠因名其里曰忠清里忠謂褚公清謂王與項也嘉靖中知府陳仕賢又別建

王項專祠額曰揚清至 本朝循之春秋致祭焉庚辛之亂祠毀於賊亂定復建之余在謁經精舍曾命諸生作重建揚清祠記因書其大略如此

元劉大彬茅山志云姚俊錢唐人爲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道成來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陶隱居曰有塚在錢唐臨平墳墮厯然苗裔猶在鄉近時鬪鼓角之響故人不得侵毀之皆呼爲姚司命塚余童幼時久寓臨平不聞有此塚然余外家固臨平姚氏豈卽司命之苗裔乎姑記於此遇臨平人更訪之日本人竹添光鴻字漸卿在其國時卽聞余名及來中

士至西湖精舍見訪而余已還蘇因又至蘇寓過我春
在草堂以詩文見示并以棧雲峽雨日記求序蓋其自
京師首塗由河南陝西而至四川又由蜀東下以達於
吳記其途中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俗其學識頗有過
人者贈余詩有云神仙若使玉堂老辜負湖山晴雨奇
亦頗有意也余與之筆談及其國事漸鄉曰十年以前
封建爲治列國皆有學宮而諸國之士皆是世爵祿者
自幼入學宮肄業從其學之淺深而列之位故文學頗
盛自封建廢而諸侯失國士亦削祿列國學宮多用西
學以謀仕進之捷徑孔孟之道幾乎掃地一時殆有焚

書之議近時風俗偷薄廟堂亦頗悔悟稍知聖道而西
洋諸國源源而來交際之道非通西情則受彼之侮故
聖學洋學混爲一途終不能復昔時之盛又曰此番歸
國後必當再來中國然朝廷之許與否不可知若不得
請惟有退而授讀田間以避西風之偏人也味其言蓋
亦彼國有志之士矣又以其國大槪磐溪所著愛古堂
漫稿見贈而爲磐溪求書嶽雪樓三字額余見磐溪詩
中有入獄事問其故曰戊辰之年薩長土三藩斃幕府
德川氏東國諸藩皆不服合從以拒之嶽雪主人亦是
迂儒憤三藩之詐謀愾西人之跋扈主張合從之說故

至下獄也又自言是時亦獻言於舊君細川侯云三藩可討德川氏可救亦幾不免於禍賴舊君保全之耳其游西湖以眷屬自隨言東國之人來游西湖者亦多然攜妻孥上孤山弔府妻鵠子者止僕一人頗足誇故鄉諸友也余因問尊夫人亦能詩乎曰止能爲本國歌謠中國文字則不能解余問貴國與中國本同文之國亦有異同乎曰別有俗字謂之普通字至中國文字則惟讀書人識之不能盡識余因記乙亥之春在西湖彭雲琴侍郎處見日本布衣王半田詩有功風名兩句不詳所出

詩已載第六卷

因舉以問之曰此亦杜撰也作此詩者則

固識之姓上田名休字半田與僕同爲細川侯臣彼居
要路我乍儒官封建廢後半田不喜新政雅慕中國常
曰身死禹域於願足矣然性褊狹見人不善則望望然
去之亦一奇人也余因問貴國昔年有安井平仲著管
子纂訪者亦識其人否曰此僕所師事也客歲九月以
病卒此翁死而吾國讀書種子絕矣治古文者則尙有
之其餘所言尙多不能悉錄余因其名字適與家諱同
問其別字曰井井因卽以井井呼之然其在本國則尙
有俗稱曰竹添進一竹添其姓進一其俗稱也又加尊
稱則曰竹添進一殿殿之名通乎上下

自鴉片煙入中國而受其害者日甚於是戒煙之方亦
日出然效否固不可知也有人傳一方止用紫皮木棉
之莖連根掘出洗去其泥用清水煎成濃汁以之代茶
數日後便覺煙味大變久之但聞其臭不聞其香三月
之後自厭棄之不戒自絕矣蓋棉花午開子落鶯粟花
子開午落物性相反故能相制似亦有理姑識於此以
廣其傳想必有益無害也又云采南瓜花連其葉與根
藤石臼中搗汁服之亦效并可救食生鴉片者

青浦縣北數里有地名孔宅隋大業中孔子裔孫名植
者流寓於此因孔林遠隔靡寄霜露之思乃仿葬衣冠

之例瘞孔子所遺寶玉六事璧三環二簪一而祀之明
正統閒四明張楷字式之巡按三秦刻有孔子聖蹟圖
萬曆時雲間倪甫英得其搨本適式之曾孫名九德者
爲松江太守乃刻石置孔宅歲久遺失有方正學之裔
孫名正范者於國朝康熙中又補鐫焉今尙存孔宅
啟聖祠中年家子汪斥卿宰青浦搨以見贈第一圖徵
在禱于尼山第二圖兒戲陳俎豆第三圖爲委吏第四
圖爲司職吏第五圖學琴師襄第六圖問禮老子第七
圖在齊聞韶第八圖晏子沮尼谿之封第九圖修詩書
禮樂第十圖會于夾谷第十一圖攝行相事第十二圖

齊人歸女樂第十三圖匡人拘孔子第十四圖擊磬於
衛第十五圖爲衛靈公次乘第十六圖桓魋伐樹第十
七圖去宋過鄭與弟子相失第十八圖有隼集陳庭第
十九圖臨河不濟第二十圖衛靈公仰視蜚鴻第二十
一圖問津沮溺第二十二圖在陳絕糧第二十三圖子
西沮書社之封第二十四圖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考
易象象第二十五圖西狩獲麟第二十六圖負手曳杖
逍搖於門第二十七圖子貢廬墓第二十八圖先聖小
像附子思像於後第二十九圖漢高皇過魯祀孔子其
前刻孔子世家一篇則朱文公論語集注所考定之本

非史記全文也余觀其圖宮室車輿多非古制人則高坐馬則單騎尤與古違明人之作固難與深考耳

秀水沈蓮溪先生乃先君子同歲生也著述甚富晚年有閉門書所憶一卷寥寥數事未足成書今錄其一則云余初入刑部見一案因被毆格回毆者之械誤傷旁人致斃罪坐格者余心疑之夫格者不能不格而毆者可以不毆何以不坐毆者且毆者志在傷人而格者僅圖自免今不格則死於械格而又死於法其情不可原乎因具說帖上之旋由律例館議準改坐毆者遂著爲成例因徧檢舊案本皆坐毆者乾隆二年有格回器械

誤斃毆者之父者坐毆者發運部臣意以父子均死爲可憫駁令改坐格者其說曰假令格回器械卽將毆者擊斃豈此命遂可不抵乎然自此之後又有兩案一因擲礮毆擊將礮格回誤斃胞伯父一因被毆格回誤傷期親尊長身死皆斬決若如舊案坐毆者則兩人皆可不死是出一淺遲入兩斬決也此豈初議改例者所及料乎因此亦見議例之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良有以也

吳江陳宗恕字侃府著書甚富余所見者六種曰詩經音韻曰春秋年譜曰春秋氏族譜曰春秋輿地譜曰說

文考略曰敦學一隅亦好學深思之士也惟輿地譜於
浙江首列鄆瞞曰今湖州府武康縣此則有誤按文十
一年左傳鄆瞞杜無注釋例云鄆瞞長狄國闕是杜征
南未能實指鄆瞞所在也國語魯語以防風爲汪芒氏
之君守封嶠之山者韋注封山嶠嶠山今在吳郡永
安縣又云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韋注周世
其國北遷爲長狄也然則以今武康縣爲防風之國則
可爲鄆瞞之國則不可說文邑部鄆北方長狄國也是
從古相傳以鄆瞞爲北狄陳君固治說文者於此殆偶
未檢乎

嘉興沈西雝先生濤著銅熨斗齋隨筆八卷考證經史頗爲精審惟有一條云也爲女陰見說文今人讀爲必平聲殆篆文也字與必相近而誤劉貢父中山詩話云上官必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怒曰上官必如下官口何是宋時已作此音今按此條未覈據司馬溫公凍水紀聞卷三云石中立性滑稽朝士上官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爲上官闢何能知下官口溫公於闢字下注云借聲爲鼻然則石語自以上官鼻對下官口爲嘲弄語耳闢與必二字不同未知孰是然其借聲爲鼻則同不謂女陰也沈公

此條未免誤會矣

自來賦七夕詩詞大率傷其離多歡少否則羨其有生
離無死別耳丁丑七夕恩竹樵方伯賦訴衷情詞索同
人和潘玉泉觀察和云仙家歲月異人閒彈指便經年
一年一度相見小別卽團樂此意頗未經人道也

玉泉觀察六十生日賦水調歌頭四章於上下段兩六
字句皆叶仄韵云用東坡體余按東坡明月幾時有一
首誠然然東坡他作亦不盡爾如云我醉歌時君和醉
倒須君扶我此叶韵也其上半云一旦功成名遂準擬
東還海道則又不韵矣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

此叶韻也其下半云煩子指閒風雨置我腸中冰炭則
又木韻矣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舟水驛此叶韻也其
上半云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則又不韻矣是
此兩句或韻或不韻東坡亦所不拘惟賀方回有一首
起句云南國不瀟灑六代浸豪奢灑字奢字平仄皆韻
以下叶仄韻者九叶平韻者七此則於律尤細余曾擬
爲之存詞錄中

甯波鎮海縣有義火祠以其地貧乏者多賃屋以居高
曾祖父之木主遷移無定不幸至於滅絕則委棄寺觀
歲久析之爲薪乾隆間邑令周梅字壽南創建此祠凡

無祀之木主威歎於斯捐奉買由以供香火之費故命
之曰義火固興滅繼絕之雅意也祠中有楹聯云咳可
憐窮性命做鬼無依禁不住放聲大哭苦雨淩風燐火
三更搖慘淡任你看好兒孫克家有幾倒弗如異姓同
堂秋霜春露義田萬古薦馨香雖涉俗調亦有意味咳
當作喚史記項羽紀喚孺子不足與謀索隱以爲歎恨
發聲之詞是也呼是俗字當作杏說文云相與語唾而
不受也

秦將軍蒙恬築長城絕地脈致不得其死今長城之下
未知尙有蒙將軍廟貌否乃吾湖之菴蓮村則固有蒙

公祠其地皆以筆爲世業筆工不忘所始故有祠宇以祀蒙公香火頗盛蒙公本秦將乃以有功翰墨千秋廟食度亦非其意計所及矣

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云昔有婦人出私貲建橋不欲使其翁知之故有瞞公之名矣余每歲上先大夫冢必乘小舟過此橋下今年鎮海縣修志書屬余審定其山川中有名送婆嶺者舊志云明嘉靖閒有嚴樂氏早寡爲其姑改嫁於城中有女十歲隨之往而樂氏至孝凡遇時物必遺女踰嶺餽其姑夏日女度嶺中暑死卽葬山側嶺由是名送婆嶺與瞞公橋可云絕對矣

謝敏齋廣文言往年攝嚴州府教授時曾奉太守檄至
梓潼鄉清丈田畝其地距郡城百里而遠所行皆山路
路小而曲下臨不測之深遇轉折處輒在空中不能不
舍車而徒也既至其處則覺別有天地於萬山環抱中
仍有平原曠野田疇池沼居民千餘家風俗敦龐衣冠
古樸父老執香迎於道左導入王公祠王公者故嚴州
太守曾禱雨於其地之龍潭故至今有祠宇存焉祠中
懸王公像首則朝冠足則草履其禱雨時如此也少老
言自王公來後百餘年矣今日始再見官至接待甚殷
每家皆欲以酒食招延謝君力辭之公事畢而返方輿

賊之亂無所不到而其地止一綫之路居民力扼山口
竟不能進故猶完善未遭兵火真桃源福地也余戲謂
謝君自王公之後惟君繼往他日必附祀君於王公祠
可題爲王謝堂矣

余同年王文勤公以翰林起家官至福建巡撫余兒女
親家也嘗署所居齋曰儉明簡爲之說曰居官之要清
慎勤而已惟儉也故清而不蹶惟明也故慎而不蕙惟
簡也故勤而不煩是三者清慎勤之本也余爲作神道
碑已載其說矣後讀吳郡徐厚卿錫齡所著熙朝新語
云滋陽牛真谷運震雍正癸丑進士後官陝西知縣嘗

與人書曰僕爲縣官有三字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以
自奉量入爲出此不虧空不婪臧之本也簡者毋苛碎
毋拘執儀從可減則減之案牘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
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入一錢乙諸簡將
毋納簡施一杖榜諸冊將毋濫刑此檢字訣也乃知文
勤三字儉簡實與闇合而所謂明者非以察察爲明亦
不過善自檢點而已能檢則自無不明此一字亦異而
同也

夷堅志載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
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

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
日故病頓愈又載紹熙時明州王百娘患瘡夢觀世
音授以偈曰淨土周沙訖云何獨禮西但能同一念觸
處是菩提誦之踰月卽愈余按此一偈語意平易人罕
知者故特表出之以廣流傳

東坡石鍾山記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至今游石
鍾山者皆以坡語爲然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以舟師
勦賊駐江西最久語余云湖口縣鍾山有二一在城西
濱鄱陽湖曰上鍾山一在城東臨大江曰下鍾山下鍾
山卽東坡作記處然東坡謂山石與風水相吞吐有聲

如樂作此恐不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風水相遭皆有噌吰鏗鞳之聲何獨茲山爲然乎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環甃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徑蜿蜒如龍峭壁上皆枯蛤黏著巖然鱗甲洞中寬廠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寬廣可容三人坐壁下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皆可喜如云我來醉臥三千年自喜人世無人識又云小憩于年人不識桃花春漲洞門開無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

作也蓋全山皆空如鍾覆地故得鍾名上鍾山亦中空此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嘗曰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和

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蕃故俗傳曰保
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赫
然在人耳目間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齋假余西洋記
一書卽敷衍此事作者爲羅懋登乃萬厯間人其書視
太公封神元奘取經尤爲荒誕而筆意恣肆則似過之
乃彼皆盛行而此顧不甚著何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
數存雖平話亦然歟平齋曰此必明季人所爲以媚權
奄者余謂不然讀其序云今者東事倥傯何如西戎歸
紘當事者尙興撫髀之思乎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
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抒憂時感

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爲長太息矣書中卻有一二異聞如術家有金水木火土五行遁法見於諸書者字皆作遁此獨作固未詳其義又世俗所傳八仙此書則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帝子不知何許人豈明代有此異說歟圖畫見聞錄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真形有曰長壽仙者或卽此風僧壽乎書雖淺陋而歷年數百便有可備考證者未可草草讀過也

世間有牙牌數一書言近而指遠占之亦時有巧合者余聞許子射言杭人有爲之箋注者惟其中有五鬼圖判一語不知所出以問余亦無以應也今乃知出於西

洋記第九十回云靈曜府五鬼鬧判卽其事也開卷有益信夫

世俗有祝冥壽之說達禮者非之然顧亭林先生有丁貢士亡考衢州君生日詩其序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世俗乃又以父母之生日設祭而謂之生日禮乎考之自梁以後始有生日宴樂之事父母之存固已嘗爲之矣則於其旣亡而事之如存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丁君雄飛乃追數其考之年及其生日而曰吾父存今八十矣乃陳其酒脯設其裳衣如其存之事而求詩於友人其亦孝思之所推與然則祝冥壽

之說固亦君子之所許亭林此序知之者鮮故爲表而出之

明人殷無美文稿鈔本八册故人之子小坡孝廉文焯出以示余余初不知無美爲何人讀其文稱不佞都乃知都其名而無美其字也又稱吳郡殷生知其爲吳郡人考明史蘇州府屬六縣吳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而其壽徐明府序云吾邑僻在海上其常熟人乎贈東武賈君序稱代匱爽鳩贈江陵張公序稱予爲兵官贈趙侯序稱持御史中丞節出撫卽口是其生平迴翔臺省數歷中外頗不碌碌而余竟不知焉是可愧矣文凡

三十七首皆贈人之序然有意義非苟作者明史蹇義傳止言子英有詩名以廕爲尙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而此冊中有贈少司馬巴蜀蹇公序稱忠定子英荃丞尙璽是蹇義有二子曰英曰荃並廕尙寶司丞是可補史之缺又姚汝皋以議禮廷杖明史止附見其姓名於何孟春傳中此冊有賀右轄襄城姚公序稱右轄公之父職方公正德之季上有所幸臣導以遊幸職方公抗疏極論杖之闕下嘉靖初始復原官而尋復以議禮被杖及出參貴竹又以不能詭遇自免所稱職方公卽姚汝皋也汝皋爲人大略如此亦可補史缺又明史七卿

表有徐晞爲兵部尙書正統七年任十年十月致仕檢
王弇州山人史料文臣異途一條知其人起於東昌而
此冊贈宣城杜君序云吾鄉徐孟暉以掾吏爲大司馬
乃和徐晞字孟暉蘇州人也若此之類亦史學中之散
金矣惟暉字不可識疑必暉字之謄名晞字暉誤也相
應也

錢涉園先生名選字枚一安徽儀甯人著猶自考訂一
書其書成於康熙戊寅歲刊版行世而四庫未收人
罕知者亂後原版燬於兵火其鄉人楊君鳳儀邵君景
書醜錢重刻之問序於余視其自序有小印一方一日

錢選之印一曰己丑進士余按己丑乃康熙四十八年也然其子鳴字扶南者有序一篇言癸未冬錢版過半先大人抱微疴猶手不停批踰月病革呼不肖而命之曰余年已七十有四逝復何憾惟此書述備先之緒論備來學之津梁剗闕未竣是吾慮耳然則先生卒於癸未乃康熙四十二年不得爲四十八年進士疑己丑當作乙丑傳刻誤耳乙丑是康熙二十四年先生於癸未歲年七十四則當生于明崇禎三年庚午至康熙乙丑爲五十六歲卷首有張文端公英序文稱先生晚獲南宮信矣又云出宰粵之茂名以年向七十未半載即請

告歸王據沈鎬序云歲甲戌陟園錢先生自粵東致仕
歸甲戌爲康熙三十三年先生年六十五矣故云年向
七十也

人家有喜慶事以梨園侑觴往往以笏圓終之蓋演郭
汾陽生日上壽事也內子姚夫人謂余曰袍笏滿場可
謂盛矣過此以往加何余曰子必有說試言之夫人曰
請爲誦詩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
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此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也
汾陽舊宅今爲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
古槐深巷暮蟬愁此張籍法雄寺東樓詩也欲知笏圓

以後之事請誦此一詩余爲黯然今夫人亡矣追憶其
言筆之於此

余舊有學校祀倉頡議後見金代山峰廣文尊經閣祀典
錄喜其先得我心已載入第三卷矣今讀朱蘭坡先生
國朝古文彙鈔有陳浩倉聖祠記乃知倉頡之祀河
南固有之余從前視學其地而未之知殊自媿矣因錄
其大略云古稱六書之作始於倉史蓋黃帝臣也而路
史所傳則謂之倉帝史皇氏都於陽武終葬利鄉亭南
今河南陽武縣猶有利鄉亭遺址云世有倉氏史氏侯
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其皆倉帝之苗裔歟乾隆二

十三年退居授學於汴城蓋倉帝之跡相傳者多在於此倉氏之後猶居之有倉聖脈者自中牟來將爲神立廟歲時以祀乃屬某爲文倉聖之爲帝爲臣古史異詞可弗深考而要爲畫卦以後之聖人也茲役也起於乾隆二十七年十月竣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鳩工者倉氏兄弟候補道聖裔處州府知府聖潢戊子舉人聖脈光緒己卯歲花農爲我製一舟於西湖中欲襲余吳下曲園中小浮梅之名又擬以余姓姓之曰俞舫以書來問余因名之曰小浮梅俞蓋用說文空中木爲舟之本義猶云小浮梅船耳并跋其後有云人生斯世養空而

浮當知我亦一俞也勿曰俞必屬我也自是之後湖上
眾叟編郎詫爲新製六橋煙柳中往往指而豔之遂有
做此製而爲之者乞名於花農花農名之曰采蓮舟且
爲題一聯云喚作采蓮舟最難禁露冷風香夜半紅衣
清不寐也如浮梅檻容幾許詩瓢酒盞此中畫稿我先
成異日有續樊榭先生湖船錄者當又爲西湖添一佳
話矣

俞樓未成之前知之者卽已甚眾花農書來云篙工菱
女爭望落成得鼓舫呼渡於其下非虛語也及樓成余
有俞樓經始一卷刻入俞樓雜纂中流播藝林文墨之

士遂無不知有俞樓者其明年正月杭城元夜張燈有
爲謎語者以俞樓經始四字隱四書人名二或射之曰
徐辟彭更蓋俞樓之作發端於徐花農而彭雪琴侍郎
又廓而大之也其寓意亦可云巧矣

余於道光癸卯歲如江西道經龍游賦徐偃王廟詩有
云朝發龍游縣小泊徐王祠云祀徐偃王中有昌黎碑
然實未嘗游其廟讀其碑不過據昌黎集而云然耳後
於咸豐辛亥歲至蘭溪縣其地有偃王廟余嘗游之其
中爲偃王像兩旁列三十六諸侯皆冕旒執圭頗有古
意同治壬申歲余如福建省視太夫人起居山錢唐江

舟行至蘭溪適門下士吳煥卿紹正爲蘭溪令余偶與
言及煥卿曰聞龍游縣陵山有偃王廟廟有韓碑尙存
半段當移書龍游訪之余詩云玉座荒涼異昔時蘭溪
城外偃王祠何當更訪陵山廟手搗昌黎半段碑爲此
作也至光緒庚辰歲余於杭州晤靳迪丞觀察邦慶其
人好尚風雅曾官衢州太守余以此訪之觀察欣然致
書龍游大令辛巳之春果以二搨本來其一止半段乃
原碑也其一不知何時重立字跡完善碑文亦全然非
其舊矣余因取案頭所有東雅堂韓集以校原碑小有
異同原碑每行止存十三字間有十四字者計其全石

每行是五十六字以銘辭考之可見今每行存十三當
缺四十三字乃有缺至四十五字者亦有止缺四十一
字者參差不齊其適缺四十三字者除銘辭外止二行
耳然則碑文與集本固不盡同也篇首云俱出柏駟碑
文則似是伯益金仁山以伯益爲卽柏駟此碑之文頗
可爲證雖字跡漫漶然尙約略可辨也余因表而出之
以告考古之士此外如繼跡史書碑文跡作迹鑿之于
石碑文作鑿之石徐由遜縣碑文由作繇此皆無關文
理不足論惟圖像之感黥昧就滅碑於黥下多晦字剔
黥晦昧就滅五字爲句殊爲不辭然此行從黥字起圖

像之威四字在上一行之末已不可見或黓字當連上
讀作圖像口黓與集本不同乎嗟夫浙東西漢石不可
多得唐碑已可寶貴余於己巳歲游紹興禹寺得見唐
開成五年往生碑惜自來金石家未及著錄曾屬精舍
諸生作詩以張之今昌黎此碑高出彼上豈止什佰余
數十年訪求而不得者今乃得之不可云非眼福矣又
按銘辭有云課其利害孰與王當碑此行從利字起課
其二字在上一行末不可見而利害孰與王當六字則
筆畫分明乃東雅堂本云與字方從洪氏石本作嘗按
方謂方崧卿作韓文舉正者洪則洪興祖也其所見石

本不知又是何石豈宋時別有一石刻歟然此與字改作嘗字語不可通殆必有誤未可執以獻疑也

咸豐二年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碑文首有三老二字遂名之曰三老碑余既詳載其文於第二卷矣碑云三老諱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但云庚午癸未不載年月余始譏其疏略既而思之其於父母既備載年月日何於祖父祖母遂疏略如此此必有故也竊疑古人以幹枝紀日不以初一初二紀日其家相傳三老於庚午日死祖母於癸未日死相傳既久忘其年月民間不知歷術安能推知其爲某年某

月某日乎於是子孫遇庚午癸未日則以爲忌日蓋古人忌日之制本是如此試以子卯疾日證之子卯有一說鄭司農以爲五行子卯相刑此固不必問其何月也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則有日無月似不可通乃鄭康成何劭公等翕然宗之無異詞者蓋援忌日之例止論榦枝不問爲某月第幾日如紂以甲子亡以三統術推之爲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至次年二月五日乃上年紂亡之日在今人必以此爲疾日矣古人不然二月五日不值甲子卽非疾日而凡遇甲子卽是疾日一年有六甲子是六疾日也疾日忌日其例

並同今人但以父母亡日爲忌日非古矣因二老碑而得古人忌日之制故補記之於此

彭樂齋端淑白鶴堂集有石哈生宋石芝傳哈生貢異才不見於世晦迹人奴以終其身獨與石芝善石芝後從靖逆侯張勇平滇亂建奇功功成亦隱去兩人皆奇士也而劉繼貢紹攸文集亦載其事石哈生爲石哈興宋石芝爲宋釋之未知誰是也汪堯峯集有黃孝子傳孝子名洪元父國相爲虞庠所殺孝子與弟俱幼後稍長聞之欲報仇母泣止之及母死旣合葬兄弟哭拜別墓懷斧往殺庠詣縣自陳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

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遂去爲浮屠易名光空而陸
桴亭先生集亦載其事黃孝子爲王孝子虞岸爲虞翔
亦未知孰是也夫以本朝之人而傳問異辭已若此
然則伯益之爲柏翳逢蒙之爲譙門壽夢之爲孰姑包
胥之爲勃蘇固無怪矣余友李黼堂中丞著國朝耆
獻類徵蒐羅宏富然猶未知宋釋之之或爲宋石芝黃
洪元之或爲王洪元也亦見網羅放失之難

金剛經第八分云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
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按所謂四句偈者不知何指
自來解金剛經者云經中四句偈有二若以色視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也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二也愚按若以色視我四句見二十六分一切有爲法四句見三十二分佛說第八分時尚無此四句偈安得便使人受持乎或又引一書云天親菩薩請問彌勒如何是四句偈彌勒以無我相四句答之余未見其書不知可據否然上文但言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云是諸眾生無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而無我相四句則見於第十四分中是此時亦未有此四句也且我人眾壽乃是隨舉之辭楞伽經又有我人眾生壽命長

養士夫之說是不盡於此四者也卽以此爲四句偈於
義未該矣然則四句偈云何余按楞伽經云佛告大慧
云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
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
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然則四句偈當卽指此蓋佛
門舊有此四句人人皆知之故佛以告須菩提而須菩
提亦不問四句云何也余因表而出之以告誦金剛經
者惟四句中有無非有非無句最爲明白當卽金剛經
無實無虛之旨經中卽非是名二句凡十四見卽非者
非有也是名者非無也常無常義詳見六祖壇經其餘

二句皆不可曉安得善知識人一問之

金剛經靈異最著余自姚夫人亡手書金剛經數過焚
寄冥中然泉路茫茫究未知有益否也嘗閱袁子才先
生小說稱金剛是佛門中木強之神黨同伐異不問曲
直有人爲逝者誦金剛經卽有金剛在冥中作鬧向冥
王強取罪人以去冥王不得已示夢於誦經者戒使弗
誦余按此經本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者言如金
之堅剛般若乃梵語猶云智慧金剛般若四字在儒書
則勇智二字耳本非專名金剛經且與金剛之神何涉
袁說真可一噓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引報應記云邛州

人張政暴亡見四人來捉行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
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
人及領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
來王曰待略勘問僧色怒王判放去僧自領政出曰汝
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其說雖誕然此
經佛實爲須菩提說唐以前小說家言亦必根據本書
異於後世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也

宋時人臣有身後賜致仕者如甯宗嘉泰二年追復朱
熹煥章閣待制致仕是也宋史列傳中如余端禮薨授
少保鄒國公致仕李璧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饒虎臣

卒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曹彥約卒以華文閣
學士轉通奉大夫致仕若此者甚多不可勝舉尤表傳
云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
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
宮以勤康熙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
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是尤表卒於官
卒後致仕本傳敘述甚明光緒辛巳歲有以長洲顧少
卿曾校經草廬集求序者集中有尤表傳一篇蓋少卿
嘗與修無錫縣志此卽志中之文尤表固無錫人也其
傳止就宋史本傳稍節之無甚異同乃其末云乞致仕

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矣按宋史本傳雖不言薨卒於何年然表於光宗紹熙元年除給事中光宗本紀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給事中尤表上疏請朝重華宮其時尚是給事中也後除禮部尙書史不言其年當在紹熙四年以下有駕詣重華宮事據本紀自二年朝重華宮後至四年冬又兩朝重華宮也五年五月壽皇崩矣而表遺奏尙勸孝事兩宮則知除禮部侍郎不久卽卒安得歸八年而卒乎若歸八年而卒則其卒也在甯宗朝矣按之本傳其誤殊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余作願集序已及之然序中未便斥言故又記於此

光緒二年春余在杭州而吳下曲園中牡丹將放內子
姚夫人徘徊花下口占一詩其末二句云東風莫輕放
留待主人來余歸爲余誦之今忘其全詩矣偶閱太平
廣記卷一百八十一載盧儲在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
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
君來此與內子詩意適遙遙相對內子作詩初不知有
盧詩也盧儲娶李翱女卽所謂第一仙人許狀頭者其
事至今豔稱之而庭花之詠知之者鮮故表而出之想
見此兩人者眞神仙眷屬也余與姚夫人四十年伉儷
雖未足比美古人亦庶幾其萬一自夫人亡而余久不

至曲園幾於蕪廢迫惟疇曩爲之悽然

春在堂隨筆八

德清俞樾

夏夜每有蟲行几案閒亦能飛人習見之不爲異呼其名如曰章郎不知是此二字否也兒婦輩嘗問余此蟲有可考否余謂自來注爾雅廣雅及本草者從不言有章郎蟲惟乾隆時錢唐趙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蟲部有竈馬云俗呼蟻郎又作蟻螂治疔瘡及一切無名腫毒及小兒疔疾綱目所謂蜚蠊也因按本草陶注云形似麝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南人亦噉

之余謂此蟲雖廉蠶氣然實生在屋壁間不在草中四五月間卽有非至八九月畏寒始入室也陶注所云未知是此蟲否蘇恭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蠶一名盧蛩一名負盤然則此蟲卽爾雅蜚蠊蛩矣郭璞注曰卽負盤臭蟲邢昺疏曰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然則此蟲又卽春秋莊二十九年有蜚之蜚矣漢五行志引劉向說以爲蜚色青近青膏也此蟲之色不青未必卽春秋所書者轉展推求究無確據惟廣雅有一說曰蜚蠊蜚蠊也然則此蟲卽周禮注所謂蠊也夏官

赤及氏凡隙屋除其穢蟲注謂糜肌蛛之屬按肌蛛蓋
卽蠨蛸今所謂養衣蟲也糜卽此蟲矣之二蟲皆藏匿
牆壁內赤及氏掌除牆屋故主除之亦可證其非生於
草閒也螿螂皆俗字螿卽亦無義殆卽糜字之合音按
字典糜字有張略一音今呼章郎者卽張略之轉也爲
此一小蟲援引經史至數百言老人多事亦可笑矣

古今注云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
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曲蓋之制於古無徵余觀馮
氏金石索載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畫像石有周公輔成
王像成王居中旁一人執蓋其蓋折而下垂此正古曲

蓋之制蓋太公因折蓋而制曲蓋自當折而下垂若曲而上則失其義矣世人罕知此制故特表出之

余從前視學中州每試一郡畢吏輒具卷請召諸生選寫所作詩文謂之三五六蓋大學前列七卷中學前列五卷小學前列三卷例應解送禮部故爲修飾盡善使謄寫之余曰如此不近於欺乎吏曰故事如此乃亦聽之後觀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引乾闥子載閻濟美事云榜出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加法令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

本云云然則此等事古固有之矣

顧晉叔承乃子山觀察之子行年四十有九繪自訟圖
圖中坐者立者各一人若官與吏然跪者一人若對簿
然三人實卽一人皆自肖其象也余率題二絕句云當
違伯玉知非歲築趙王孫自訟齋此後可知定無訟訟
庭都被落花埋我我周旋總不真陶公贈答影形神更
從有相歸無相便是如來三種身或問自訟齋出處余
曰此宋時趙不憇事見宋史宗室傳不憇乃濮王曾孫
也惟憇字竟不可識康熙字典補遺心部有憇字引字
彙補云音未詳宋宗室趙不憇字仁仲余按日知錄引

雲麓漫鈔言宗籍凡祖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此不惠亦其一也然怪僻之字亦必字書所有者若惠字則字書不載治平四年司馬光等奏上類篇亦無此字當時何所據而賜此名乎竊疑此必傳寫之誤實卽惠字據說文憂愁之憂本當作惠若憂字則和之行也此以不惠爲名乃用其本字卽不憂也論語曰仁者不憂故字仁仲以字證之其爲惠字之誤無疑矣

武林徐氏白文敬崛起文穆繼之遂成浙右大族數十年來稍稍不振至光緒庚辰而花農入翰林又復振起

極可喜也其家自文敬以來入翰林者六人而皆在辰
戌丑未之年文敬癸丑文穆戊戌文穆之子卽花農之
高祖諱以烜字潤亭者庚戌花農之十世伯叔祖諱杞
者壬辰花農之伯叔高祖諱景熹者己未而花農又以
庚辰計丑未年各一辰戌年各二以五行論之此四年
皆屬土也光緒辛巳夏花農重建文敬公祠同人集湖
上落之夢薇有詩余次其韵有云科第前賢接後賢最
宜丑未戌辰年蓋紀實也

同年徐壽衡侍郎屬撰其封公漁臣先生家傳余論贊
中引東坡語云李邵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蓋據東

坡晁君成詩集序語云爾然坡公此語實不甚塙按後漢書方術李邵本傳邵後舉孝廉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明年免將作大匠翟輔上邵潛圖大計以安社稷封邵涉都侯辭讓不受卒於家是邵位至三公爵爲通侯固已大顯於世如坡公言轉似乎潛德不耀者蓋徒據其爲漢中候吏時而未觀其終也

余四歲時卽從德清遷臨平鎮臨平屬仁和縣東西不過三里南北不過二里然其名則甚古矣舊有沈東江先生臨平志一卷不分門類惟依時代編纂道光中康

蓮伯子蘭兩君續修之則做州縣志書體例采輯甚富
時先兄王甫館鄭夢白中丞家鄭氏多藏書先兄每助
之采輯焉亂後東江舊志尙有流傳之本康氏之書不
可見矣兩君數十年心血付之雲煙殊可惜也偶於舊
書中得一紙乃先兄官福甯太守時錄寄吳中者蓋節
錄晉書顧眾傳文亦臨平一故事也今錄於此云蘇峻
反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遂據吳城眾自海虞由婁縣
東倉與賊別率戰破之進屯烏菴吳與內史虞潭遣將
姚休爲眾前鋒與賊戰沒眾遣守紫壁時賊黨方銳人
咸勸眾過浙江眾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全錢唐以南

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
范明亦謂眾曰此地險要不可棄也眾乃版明爲參軍
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
曲阿先兄手注其下云烏苞紫壁兩地當在松江嘉興
石門一帶范明卽今臨平人無疑余按今臨平尙有范
氏當是范明之後明所率宗黨五百人則其時臨平范
氏之盛可見烏苞紫壁均不可考或烏苞卽今之烏鎮
歟

余每年蘇杭往返必繞道還德清上先人冢舟楫所經
有曰五林頭者自杭至德清必由之路也余謂五林乃

五柳之訛明史地理志湖州府德清縣下云有下塘巡檢司後遷五柳港口卽其地也案頭無德清縣志檢新修湖州府志於德清縣村鎮止於十六都有五林二字蓋不知元名爲五柳矣

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續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續不失爲古豔後之繼聊齋而作

者則俗豔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爲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留仙有文集世罕知之朱蘭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曾錄其文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留仙之子名立憲字東石亦有文集筆意頗肖其父云

張朗齋軍門曜爲蒯士薌廉訪賀孫妻昆弟之子余與廉訪同年舊好而與軍門未一謀面光緒元年軍門曾以賀蘭小獵圖寄浙江介廉訪索余與彭雪琴侍郎題詩余爲題七言古詩一首仍交廉訪寄還之未得其復書廉訪旋即下世未知此詩得達否也頃有人從杭州

來言於眾安橋河下岳忠武廟中見蒯廉訪手書楹聯
有跋云咸豐中蘇丁外艱奉 命墨綬赴光州任時賊
氛方熾過湯陰及朱仙鎮謁王祠夜夢王延入旁坐者
爲張桓侯王指謂蘇曰汝妻姪張曜乃桓侯後身今以
助汝是時賊圍固始七十餘日力戰解圍曜有力焉嗣
後在豫二十年轉戰數千里皆曜爲先鋒云云廉訪不
應作妄語然則軍門之爲桓侯後身信矣世傳桓侯後
身在唐爲張睢陽在宋爲岳忠武故前人作桓侯祠楹
聯有唐曾顯姓宋留名之語今在我 朝爲張軍門則
又一顯姓矣惟忠武旣爲桓侯轉世何以廉訪夢中見

忠武又見桓侯殆前身後身非一非二是以如來隨眾
生意現種種身神道與佛理固無異歟

錢梅谿先生縮臨唐碑百餘種刻石揚州江小雲觀察
人驥得其殘石數十種以歸謀嵌之話經精舍之壁余
爲言之梅小巖中丞中丞欣然出白金百兩屬梁敬叔
觀察主其事遂使精舍中增此一鉅觀甚可喜也惟諸
碑中譌字甚多蓋由舊碑漫漶使然梅溪跋端州石室
記云畢公譌作旱公今改正之然未及改正者亦殊不
少卽如豳州昭仁寺碑有云殊質文於車服改正朔於
寅田寅田必寅丑之誤謂夏建寅殷建丑也又云翔人

正道示如來藏入正必入正之誤入正見大品經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他如佛元扈遊翠爲翠爲當作翠嬀歷選列辟詳觀郡帝郡帝當爲羣帝一碑之中訛字之多已如此安得一校正之檢王氏金石萃編惟寅丑字不誤餘亦同此

王蘭泉先生金石萃編卷八十八載潘智昭墓志銘其文有曰以戊子歲實沈月五日癸酉殯于長安龍首鄉後又有一行云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先生跋云天寶七載爲戊子歲禮記孟夏之月日在畢注云孟夏之月日月會於實沈是實沈爲四月然通鑑目錄天寶七

載四月庚子朔五日是甲辰非癸酉七月己巳朔五日
正是癸酉則碑云實沈月者所未詳也余按先生此說
殊爲失考由未知辰與建之異也蓋十一月斗柄建子
而日月會於星紀則位在丑十二月斗柄建丑而日月
會於元枵則位在子故子與丑合也正月斗柄建寅而
日月會於娵訾則位在亥十月斗柄建亥而日月會於
析木則位在寅故寅與亥合也三月斗柄建辰而日月
會於大梁則位在酉八月斗柄建酉而日月會於壽星
則位在辰故辰與酉合也五月斗柄建午而日月會於
鶉首則位在未六月斗柄建未而日月會於鶉火則位

在午故午與未合也四月斗柄建巳而日月會於寶流
則位在申七月斗柄建申而日月會於鶉尾則位在巳
故巳與申合也二月斗柄建卯而日月會於降婁則位
在戌九月斗柄建戌而日月會於大火則位在卯故卯
與戌合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其義
卽如此而大司樂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奏大簇歌應鍾
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
歌夾鍾者亦取子與丑寅與亥辰與酉午與未巳與申
卯與戌之相合也鄭康成注大師職曰辰與建交錯實
處如表裏然賈疏申之曰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

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斗之所建在地上十二辰
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
娵訾降婁之等十二月皆先言建後言辰皆覆之亦先
言建後言辰假令十一月先舉黃鍾後言星紀覆之則
先舉大呂後言元枵十二月皆然義可知也然則子丑
之等與娵訾降婁之等不過取以識別或舉地上十二
辰或舉天上十二次初無深意假如十一月言斗柄建
元枵日月會於丑亦無不可也推之七月斗柄建畢謂
之建實沈可也日月會於鶉尾謂之會於巳可也此碑
以七月爲實沈月蓋唐以前人猶通達古義也蘭泉先

生但知孟夏之月日月會於實沈遂以實沈爲四月不知四月者建巳之月也而實沈之位在中不在巳若以四月爲實沈月則是以四月爲申月矣豈可通乎自來

百十二次之位莫詳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今錄於此云

自斗十一度漢志作十二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於辰在

丑斗建在子自奎八度至危十六度漢志作十五度曰元枵之

次於辰在子斗建在丑自危十七度漢志作十六度至奎四度

曰豕韋之次於辰在亥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

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

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

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斗建在巳自井十六
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斗建在午自柳九
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斗建在未自張
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斗建在申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斗建在
酉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斗建在
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漢志作斗
十一度曰
析木之次於辰在寅斗建在亥此文分別辰與建甚明
白若依唐人書碑之例以紀月則正月析木二月大
火三月壽星四月鶉尾五月鶉火六月鶉首

月七月實沈月八月大梁月九月降壽月十月豕韋月十一月元枵月十二月星紀月亦金石家一變例也又按此碑書景陽城時卽丙時蘭泉先生以爲丙辰是也蓋甲己日始甲子乙庚日始丙子丙辛日始戊子丁壬日始庚子戊癸日始壬子卽術家所謂五鼠遁也癸日壬時爲子則丙時爲辰矣

術者以日推時則有五鼠遁如前所云是也以年推月則有五虎遁凡甲己年始丙寅乙庚年始戊寅丙辛年始庚寅丁壬年始壬寅戊癸年始甲寅其術皆主淺顯惟以年月推其日則雖精李虛中之術者不能知而贊

者屈指推算不勞而得之不知其何術也或言是有秘訣不以授人人亦不可輕學之學之必損其目殆或然歟坊間所刻子平淵鑒等書卻亦載有一法其法視九年前正月朔日是何幹枝大月順數五幹九枝小月順數四幹八枝即本年正月朔日幹枝二月以下視此視本年十二月朔日是何幹枝上月大逆數五幹九枝上月小逆數四幹八枝即九年前十二月朔日幹枝十一月以上視此余用此術推之同治十二年正月小辛巳朔順數四幹八枝至光緒七年正月得甲子朔光緒七年十二月己未朔十一月大逆數五幹九枝至同治十

二年十二月得乙亥朔其法信不謬矣然月之大小非
觀憲書豈能記憶且不能推知閏月則仍不能無誤彼
瞽者所用必非此法也

余嘗用此法校杜氏春秋長曆從隱元年順推隱九年
不合者二月又從隱十一年逆推隱二年則無一不合
杜氏本不知曆法惟以經傳所書月日前後推排而成
此術隱元年之不合殆由杜氏失之若改作五月大六
月小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十月小則亦無一不合矣
今列於左

隱元年

隱九年

正月小辛巳朔

正月大甲子朔合

二月大庚戌朔

二月小甲午朔合

三月小庚辰朔

三月大癸亥朔合

四月大己酉朔

四月大癸巳朔合

五月小己卯朔

應改五月
大六月小

五月小癸亥朔合

六月大戊申朔

六月大壬辰朔合

七月小戊寅朔

應改七月
大八月小

七月小壬戌朔合

八月大丁未朔

八月大辛卯朔合

九月小丁丑朔

應改九月
大十月小

九月小辛酉朔合

十月大丙午朔

十月大庚寅朔合

十月大丙子朔

閏月小庚申朔合

十一月小丙午朔

十一月大己丑朔合

二年正月大乙亥朔

十二月小己未朔合

隱十一年

隱三年

正月小癸未朔

十年十一月大

正月大己亥朔合

二月大壬子朔

二月小己巳朔合

三月小壬午朔

三月大戊戌朔合

四月大辛亥朔

四月小戊辰朔合

五月小辛巳朔

五月大丁酉朔合

六月大庚戌朔

六月小丁卯朔合

七月小庚辰朔

七月大丙申朔 合

八月大己酉朔

八月小丙寅朔 合

九月小己卯朔

九月大乙未朔 合

十月大戊申朔

十月小乙丑朔 合

十一月大戊寅朔

十一月大甲午朔 合

十二月小戊申朔

十二月小甲子朔 合

余偶檢舊篋中得門下士王夢薇書末署一行曰日直
泰之侯爻蓋用卦氣直日之法以紀日亦文人好奇之
過也卦氣直日本古法楊子雲西漢大儒而作太元以
準周易有八十一首歲事咸貞之說是西漢經師固有

此說矣然古法每卦值六日七分不可用以紀日若欲用以紀日則當用北齊天保歷之說其法一月五卦相次用事從大雪節起一日未濟初爻二日蹇初爻三日頤初爻四日中孚初爻五日復初爻至第六日又值未濟二爻十五日大雪節終而五卦之內卦終又十五日冬至節終而五卦之外卦亦終其說本之易通統軌圖今無其書然實亦出於稽覽圖非異書也余用其說列三百六十日值日之爻倘遇好事之士用以紀日不費檢尋矣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十初	九初	八初	七初	六初	五初	四初	三初	二初	一初
二泰九	二漸六	二益六	二蒙九	六小過	九泰初	六漸初	九益初	六蒙初	初小過
九大壯	二解九	二晉六	二隨六	二需九	初大壯	六解初	六晉初	九隨初	九需初
二夬九	二革六	二蠱九	二訟九	二豫六	九夬初	九革初	六蠱初	六訟初	六豫初
二乾九	九小畜	二比六	二師九	二旅六	九乾初	六小畜	六比初	六師初	六旅初
二姤九	二咸六	二井九	六家人	九大有	六姤初	六咸初	六井初	初家人	初大有
二遯六	二履九	二渙九	二豐六	二鼎九	六遯初	九履初	六渙初	九豐初	六鼎初

十二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

四泰六 四漸六 四益六 四蒙六 九小過 三泰九 三漸九 三益六 三蒙六 九小過

九大壯 四解九 四晉九 四隨九 四需六 九大壯 三解六 三晉六 三隨六 三需九

四夬九 四革九 四蠱六 四訟九 四豫九 三夬九 三革九 三蠱九 三訟六 三豫六

四乾九 九小畜 四比六 四師六 四旅九 三乾九 六小畜 三比六 三師六 三旅九

四姤九 四咸九 四井六 六家人 九大有 三姤九 三咸九 三井九 九家人 九大有

四遯九 四履九 四渙六 四豐九 四鼎九 三遯九 三履六 三渙六 三豐九 三鼎九

九初	八初	七初	六初	五初	四初	三初	二初	一初	
二損九	六同人	二節九	二恆九	六否初	九損初	初九人	九節初	六恆初	七月
二賁六	九大畜	二萃六	二巽九	六觀初	九賁初	初九畜	六萃初	六巽初	八月
二困九	六明夷	六无妄	九歸妹	六剝初	六困初	初九夷	初九妄	初九妹	九月
九大過	六噬嗑	六既濟	二艮六	六坤初	初六過	初九嗑	初九濟	六艮初	十月
九中孚	二頤六	二蹇六	九未濟	九復初	初九孚	九頤初	六蹇初	初六濟	十一月
二升九	二睽九	二謙六	二屯六	九臨初	六升初	九睽初	六謙初	九屯初	十二月

九	十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初
四	損六	九同人	四節六	四節六	三恆九	三否六	三損六	九同人	三節六	三恆九	二否六
四	賁六	六畜	四萃九	四巽六	三觀六	三賁九	九三	六畜	三萃六	三巽九	二觀六
四	困九	六明夷	九無妄	九歸妹	三剝六	三困六	九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二剝六
九	大過	九噬嗑	六既濟	四艮六	三坤六	九大過	六三	九三	三既濟	三艮九	二坤六
六	中孚	四頤六	四蹇六	九未濟	三復六	六三	三中孚	六三	三蹇九	六三	二復六
四	升六	四睽九	四謙六	四屯六	三臨六	三升九	三睽六	三謙九	三屯六	二臨九	

三 否上 觀上 剝上 坤上 復上 臨上
十九 九 九 九 六 六 六

歸安吳味琴先生諱鼈乃余老友平齋觀察之先德也
工書法始學李北海後學趙吳興雖率爾命筆動合法
度亂後散佚無存平齋於故紙中得其四紙裝成一小
冊嘗以示余蓋其家田畝契券之標題也每記皆有青
龍二字蓋先生一字青鼈故云爾其文則云某人田若
干畝契幾紙收某戶在當時不過草草紀載之筆而字
字可入名人法帖中洵可謂一筆不苟者矣

吳中老輩余所及見者二人一宋子庭先生翔鳳一陳
碩甫先生奐哲乾嘉學派中人也子庭先生兼工吟詠

曾贈余詩四章乃和余遷居之作已載入第四卷矣碩甫先生專治毛傳吟詠非長然能爲篆書嘗書楹聯見贈云金尊日月三都賦玉洞雲霞二酉文其書甚佳既非如老輩人作篆書翦筆頭爲之者亦非時下人專摹鄧完白一派者可比後以兵亂失去意甚惜之聯句亦工麗然不知爲何人之句其語意亦不甚可解耳

桐城吳康甫大令廷康官吾浙數十年或云年且九十矣卒莫知其年幾何也所謂世人知老不知年者其此公之謂乎嗜古成癖至老不衰尤善摹寫凡金石文字一經寫刻幾可亂真洵近代一奇士也嘗就余所刻袖

中書內摘錄湘鄉合肥兩相國語各十六字爲楹聯見

贈曰碩學宏文照耀百世雁行服鄭抗手班張

此十六字湘鄉

公語覃思闡學遂有成書希蹤古人嘉惠來者

此十六字合肥公語

斯亦楹聯中創見之格矣

梁敬叔觀察嘗書楹聯見贈云家有百旬老母身爲一

代經師結構雄壯頗有伊墨卿先生筆意然下句非所

克當雖受之而未敢懸也擬請易其下句云春在一曲

小園戊寅歲老母見背遂亦不復以此請矣恩竹樵方

伯亦嘗書一聯見贈乃用隨園老人舊句云已煩海內

推前輩尙有慈親喚小名余則欣然受而縣之戊寅以

後始撤不縣今所縣者有勒少仲中丞一聯云著述至
二百卷外逍遙於一曲園中又有彭雪琴侍郎一聯云
蓬瀛舊籍

三朝遠雲水閒身二品榮則卽余詩
中語矣

湖上俞樓成以楹聯贈者極多然推崇過甚非鄙薄所
克承當余嘗戲語諸君子云神祠中楹聯固多諛詞然
神像乃土木偶耳偃然坐其上不知愧也余則尙非土
木偶朝夕出入恆於斯對此諸聯視吾色不且赧赧然
乎諸君何惡作劇如是也因思諸同人投贈之句頗有
可摘作楹聯者如馮聽濤檢討有句云諸子羣經平議

兩吳門浙水寓廬二蓋余所著書兩平議爲最大而蘇州有曲園杭州有俞樓有右台仙館皆余寓廬也語頗切當正擬寄書都門屬其寫爲楹聯乃書未發而聽濤之訃至矣不禁泣然

余於庚辰歲旣免喪其明日卽手題一聯懸春在堂云越水吳山隨所適布衣蔬食了餘生杜彼舫聞之曰布衣蔬食恐非吾輩所能辦不知余居家所服之服無非布者惟出而與人閒周旋則易其外衣蓋不敢以大布之衣登人之堂使人詫爲怪物也至蔬食則數歲以來已習以爲常一月中不蔬食者不過一二日耳卽偶一

食肉亦不過一片此外如鷄鳴魚蝦之類概不沾唇曾有詩載春在堂詩編第九祖述此意

俞樓之初名雖三楹實則兩楹耳適彭雪琴侍郎巡江過蘇州見內子姚夫人力勸使至俞樓養病及侍郎至杭州觀俞樓而小之謂不足以居眷屬乃出貲增築其西偏之屋余百哀詩中所謂添築西頭兩間屋多情更感老彭鏗者是也至西爽亭之築則又在樓成之明年矣自俞樓至西爽亭中間隙地尙多吳叔和壽臧乃曉帆方伯之孫少年好尚風雅於辛巳夏閒又就隙地布置於是有所謂伴坡亭者因余詩有山下吟庵伴老坡

之句也有所謂靈松閣者因是年春金華將軍之神降於其地松樹上也有所謂小蓬萊者則孤山舊有此名襲用之也從此俞樓之勝又增於昔憶俞樓初成杭人以俞樓經始隱四書人名徐辟彭更已載於第七卷矣今則踵事而增日益開拓徐辟彭更而外又須增一吳充矣因書於此以補俞樓經始之遺

余築右台仙館之明年諸同人小集於此酒後至法相寺殿茗余先歸同人後之汪柳門侍讀徐花農庶常偶見寺之壞垣其上一甌若有文字乃使從者二人一蹲其下一踏其肩以上取得斷甌一塊視之則福壽二字

完備無缺其筆意非隸非楷亦頗古雅二君大喜袖之
以歸留置山館曰敬以爲先生壽余謝不敢當乃花農
卽爲作記潘鳳洲孝廉并爲製銘其事遂傳播一時先
是李黼堂方伯曾用東坡石鼓詩韵爲余作書豕歌余
旣一再和之至是因又用坡韵爲福壽甄歌同人中和
者甚多花農彙而刻之題曰名山福壽篇

旣得福壽甄之後越五月同人又於俞樓後山上得摹
崖四大字曰斯文在茲皆大驚喜花農夢薇馳書吳下
以告余謀於西爽亭後闢一門以通其地余曰福壽二
字猶可竊以自娛斯文在茲四字萬難干以取戾斯舉

可不必也書此四字者爲趙人張奇逢乃直隸獲鹿縣人順治五年爲杭州府知府自來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蓋淹沒至今而始顯者也

西湖小蓬萊有二一在孤山乃宋時延祥觀中閣名一在雷峯塔之東則宋時甘園也吳叔和築室於俞樓之後山而徐花農名以小蓬萊其與余書但言孤山舊有此名故襲用之余初不喻其旨孤山亭館之名亦多矣何獨取此三字邪旣而思之恍然而悟蓋欲以鄙人與老彭爲對偶也彭雪琴侍郎築退省庵於三潭印月其臨湖有榜曰小瀛洲故以小蓬萊配之耳余因有詩云

說與老彭應一笑小蓬萊對小瀛洲爲花農說破此意
然小瀛洲舊在湧金門外問水亭南今三潭印月襲用
此三字亦非其舊也